

集義軒詠史詩鈔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三十一

陳

徐陵 姚察 江總 傅縡 程靈洗  
吳明徹 張譏 智永

前趙

陳元達

前秦

王猛

北魏

羅結 崔浩 眇夸 古弼 高允  
溫子昇 賈思伯 楊播 鄭道元 李謐  
**北齊**

慕紹宗 魏蘭根 陸法和 楊愔 邢邵  
斛律光 顏之推 魏收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十一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八首

陳

徐

陵

字孝穆。摛子。梁祕書監。仕陳自武帝至後主時累拜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封建昌縣侯。卒年七十七。

贈特進謚曰章。僞

夢裏翩翩鳳彩斑。石麟底事降人間。集成新詠臺名玉賦就宮詞筆架。珊瑚宰待懲流品濫。將軍欣奏凱歌還。能令魏國知寒暑。王客多言亦汗顏。

**夢裏**

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

**石麟**

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

誌寶

誌摩其頂天

上石麒麟也

**新詠**

陵有玉臺新詠

自序以行世

架

遷吏部尚書

多失其所

於是提舉綱維

綜核名實時有冒

**冢宰**

遷吏部尚書

多失其所

於是提舉綱維

綜核名實時有冒

進求官馳競不已者

乃爲書宣示之

衆咸服焉時論比

之毛玠

將軍命舉元帥衆議

在淮于量陵獨力薦吳明徹

謂將略人才當今無比

以明徹爲大都督令監軍事

遂剋淮南數十州地

詔宣帝因置酒舉杯

屬陵曰賞卿知人

先是梁太清二年

兼通直散使

魏魏人授館宴賓

是日甚熱

其主客魏收

騎常侍使魏

人授館宴賓

侍來陵即答

曰昔王肅至此爲

魏始制禮儀今我來

聘使卿復知寒暑

收大慚齊文

是日甚熱

其主客魏收

騎常侍使魏

人授館宴賓

姚察

字伯審吳興武康人

梁原鄉令陳吏部尚

書後仕隋爲太子內舍人

卒年七十四

卿宜自惜爲朝廷溫詔常憂毀頓形學行擅場誰與比  
文章宗匠足爲型一生蔬布同寒素四壁圖書寫汗青  
誠子殷勤傳體例梁陳二史續門庭

自惜

察既累居憂服兼齋素日久自免憂後因加氣疾後主嘗別召見見察柴瘠過甚爲之動容乃謂察曰朝廷惜卿卿宜自惜

既蔬菲

歲久可停持長齋初梁季淪沒父僧

食布衣不聽音樂

至是凶問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

韋氏喪制適除後主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密遣中

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

隋文帝知察蔬菲別日

哀仍勅申專加譬抑

擅場乃獨召入內殿賜果菜

指察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

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人

宗匠先是後主嘗從

謂朝士曰姚

世足爲師範我於姚

察文章非唯翫味無已故是一

察達學洽聞手筆典裁精當自古猶難輩匹在於今

已故是一

宗匠也。圖書始父仕梁武時每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爲游學之資察並用聚蓄圖書由是聞見

博二史。日察所撰梁陳史雖未畢功臨亡之時仍以體例授子思廉博訪撰續且再三誠約

江

總

射

入

陳

事

後

主

歷

尚

書

令

八

隋

拜上開府

開皇

十四

年

七

十六

於

江都

年

七

十

六

。

。

。

。

。

謝安昔已稱安石江總今還喚總持文才妙得昌黎賞

平仄不黏唐人七律每有此法如杜工部詠宋玉詩悵望千秋一聯亦是也。

名字連惟小杜隨國有三妃無一士朝輕七策重千卮章華微秩猶強

諫未向臨春抗疏詞

昌黎

久欽江總文才妙自歎虞翻骨相屯本韓退之詩

虞

小杜杜牧司勲字牧之清秋一首杜

秋

詩前身應是梁江總名

總

三妃

吳興章華好學文以無閥閈除大能

還曾

字總持本李義山詩

三妃

吳興章華好學文以無閥閈除大能

市令

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畧曰陛下即位于今五

三妃

吳興章華好學文以無閥閈除大能

年溺

于嬖寵惑于酒色祠七廟而不不出拜三妃而臨

三妃

吳興章華好學文以無閥閈除大能

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詔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

三妃

吳興章華好學文以無閥閈除大能

日蹙隋軍壓境陞下如不改弦易張在見麋鹿復游

三妃

吳興章華好學文以無閥閈除大能

于姑蘇矣陳

主大怒斬之七策

賀若弼有平陳七策其要在彼出

三妃

吳興章華好學文以無閥閈除大能

斟

歌當時

千卮

吳興章華好學文以無閥閈除大能

謂之狎客

臨春張服玩瑰麗近古未有自居

三妃

吳興章華好學文以無閥閈除大能

宮人

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君臣昏亂以至於滅

三妃

吳興章華好學文以無閥閈除大能

傅

緯字宜事北地靈州人後主時官祕書

三妃

吳興章華好學文以無閥閈除大能

狐鼠持權失太阿

獄中幽憤辯懸河恐令王氣東南盡

三妃

吳興章華好學文以無閥閈除大能

直詰君身陷溺多文有藻思成典麗性原木強少中和  
長江誰唱公無渡璧月徒聞玉樹歌

持權

施文慶沈客卿以佞見幸專制衡軸而綽益疎  
恚於獄中上書曰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

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

讐視百姓如草芥轉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

怒人怨眾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主

日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於是益怒  
令宦者李善度窮其事賜死獄中

典麗

嘗兼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

木強

緯性木強不持檢操負才恃氣陵侮人物朝士多銜之

程靈洗

字元滌新安海寧人梁巴邱縣侯仕陳武帝至廢帝厯官雲麾將軍進封重安縣

公卒贈鎮西將軍謚忠壯

驂縣屯兵招義旅青州作督建奇功身擒刺史人驚勇使斬狂徒帝歎忠三百里行矜步健二千戶賜荷恩隆婢司紡績躬耕稼能散家資一世雄

驂縣侯景之亂靈洗聚徒據驂歙以拒景景軍逼新安新安太守湘西鄉侯蕭隱奔依靈洗靈洗奉以主盟青州進軍建德擒賊帥趙彙乾以功授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後又改封周沔州驚勇擒其刺史裴寬後又改封周沔州歎忠廢帝即位進號雲麾將軍華皎之反遣使招靈洗靈洗斬皓使以三百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三百餘里常便騎善游梁末海寧縣聞朝廷深嘉其忠爲鄉里所畏伏前後守長恒使召募少年逐捕劫盜等縣及鄱陽宣城郡界多盜賊近縣苦之靈洗素

二千

以功改封新安縣公增戶並前二千戶

能散

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水陸所宜刈穫早

晚雖老農不能及也

婢妾無游手並督之紡績至於散用貲財亦弗儉吝

吳明徹

字通昭秦郡人宣帝時歷官征北大將軍進司空封南平郡公後降周卒

泣天重見旱苗榮人果墳前逐鹿行虎帳初開臨越郡龍麾特賜賁彭城風行電掃擒強虜月陣雲梯破敵兵可惜江淮歸路斷暮年空作李陵生

旱苗

性至孝年十四墳塋未修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

田中號哭仰天自訴居數日偶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紿已及往如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

逐鹿

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

時果有應明徹  
即樹之小子也  
越郡後明徹爲右衛將軍總衆以  
本文帝聞之遣安成王瓊代明徹令以龍麾進攻彭城  
號還朝天嘉五年遷吳興太守司電掃將皮景和率兵數十  
又大破齊軍八年進位司電掃將皮景和率兵數十  
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軍咸日計將安  
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  
攻城中震恐一鼓而擒王琳等送建鄴月陣風行電  
爭戰馳月陣雲梯金湯奪險本陳暮年周陳滅齊又  
武帝與明徹詔書語詳載陳史  
德郡公位明徹窮蹙乃就執周封懷  
戰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周封懷  
大將軍以憂遘疾卒於長安

張

譏

字直言清河武城人後主時歷官國子  
博士東宮學士後入隋卒年七十六

母遺綵帕歲時悲帝賜裙襦論議持繞宅山頭栽果樹

講經塵尾代松枝也會老子談戎服不許諸昆助易辭  
佳士如林誰及此一生恬靜使人思

綵帕譏幼喪母有錯綵經帕即母之遺製及有所識  
裙襦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  
憲等預焉敕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  
而進詔審循環辭令溫雅帝甚異之果樹所居宅營  
莊講周易老松枝陳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  
時索塵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戎服始侯景寇逆譏於  
枝手以屬譏曰可代塵尾易辭陳高祖時周宏正在國學發周易  
後太子於武德易第四弟宏直亦在講席譏  
殿講老莊易宏正既屈宏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  
乃正色謂宏直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

難。四。公。不。得。有。助。宏。直。日。僕。助。  
君。師。何。爲。不。可。舉。座。以。爲。笑。樂。如。林。  
後。主。在。東。宮。集。官。僚。置。宴。時。造。  
玉。柄。塵。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日。當。今。雖。  
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  
恬。靜。識。性。恬。榮。利。常。慕。閒。逸。

智

永

名法極姓王氏徵之六世孫右軍七世孫俗號永禪師常居永欣寺閣上學書三十

年業成  
方下

三十年來妙理探非徒半偈證瞿曇襟懷瀟灑追方朔  
戈法嶧嶧界世南筆塚有銘華脫蛻鐵門爲限樹停驂  
千文八百今存幾藝苑芳型訪舊龕

戈法

續文獻通考載唐太宗工草隸楷書嘗患難于  
戈法一日書戢字空其戈密命世南取筆填之

以示魏鄭公鄭公曰戈法逼真虞世南上  
深歎其藻識按世南久學書於智永禪師筆塚積年  
所退筆頭置之大竹簏簏受一石餘  
而五簏皆滿後取而埋之號退筆塚鐵門求書者如  
裹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八百住吳興永欣寺妙傳逸  
者入謂之鐵門限少家法爲隋唐間學書  
散於世寫真草千文八百本

### 前趙

陳元達

字長宏後部人事劉聰爲廷尉遷御史大夫後以諫不入自殺

納賢園額易逍遙諫涉中宮自鎖腰即使鷁儀終改轍  
焉能龍比共聯鑣鏡昏擇主忠言掩劍決除姦勁節標  
子弟莫知章削草批鱗履尾異凡僚

**鎖腰**

劉聰立元達極諫聽大怒即使殺之時在後庭

堂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詎比陛下於天地下詎陛下足以足陛下

爲解引元達抱堂下樹下有知臣要當上訴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足以足陛下

之密遣中常侍私勅不能動停聰怒甚劉氏爲皇后起鵠儀殿於後庭

太達等七人侍中堂下爲愧賢堂刑於是劉氏手疏時在後堂

宰劉易及侍中大司馬軍幹泣諫王沈叱之大司馬沈等用事大臣綦母

大成廢也反封沈詣劉敷與御史沈叱之大司馬沈等用事大臣綦母

之云遂等闕極諫與御史沈叱之大司馬沈等用事大臣綦母

自殺而死元達哭又上兒元免幹爲庶人母

之悲而死元達哭又上兒元免幹爲庶人母

得而知也聰每進謙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

卿當畏朕反使莫平人聰所聞

**削草**

在位忠謇屢進謙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

卿當畏朕反使莫平人聰所聞

之云遂等闕極諫與御史沈叱之大司馬沈等用事大臣綦母

大成廢也反封沈詣劉敷與御史沈叱之大司馬沈等用事大臣綦母

之云遂等闕極諫與御史沈叱之大司馬沈等用事大臣綦母

自殺而死元達哭又上兒元免幹爲庶人母

之悲而死元達哭又上兒元免幹爲庶人母

得而知也聰每進謙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

牋畏  
卿乎

前秦

王猛

字景略，北海劇人事。苻堅爲丞相，卒謚武侯。

君臣魚水繼炎劉，秦相居然謚武侯。  
才壓桓溫難仕晉，國祚興亡繫生死。  
投鞭妄覬斷江流，追管仲解尊周。  
養鷹逆決他年禍，捫蝨空絳昔日籌。

魚水

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持同契，若元德之遇

孔明

初溫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

也。管仲

堅嘗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儕，

止乃管仲也。」及猛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

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養鷹猛請殺  
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養鷹容垂堅不  
從權翼諫曰亟猶鷹也饑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  
之會必有凌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當  
堅又不從捫疎始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謁之一面談當  
投鞭堅大舉伐晉號稱百萬羣臣多諫止堅  
日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

## 北魏

羅結

代人世爲魏附臣從道武有功賜爵屈蟠  
侯太武初累遷侍中年一百一十詔聽歸

老年一百二十卒謚曰貞

鴈臣齡孰問梨眉數應秦關出世奇黃帝生全稱上壽  
絳人年長遜修期屈蟠曾賜環城築驛馬猶聞就第諮

三十六 曹歸總轄吾家忠慤燕謀貽。

鴈臣

魏以北方侍子畏暑聽秋朝春還時謂鴈臣

黃帝

養生經黃帝謂一天老曰人生上壽

百

八十年不然者皆夭耳

屈蟬

賀蘭部後賜爵屈蟬

劉顯

之逆結從道武幸

太

武初累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城築

太武以其忠

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因除長秋卿年一百一十優禮

太武

致仕賜大寧東川爲私第別業并爲築城即號曰羅

昌

始居十驛馬

結告歸後朝廷每有謀貽

子斤從太武討赫連

劉顯

方公卒謚曰靜子孫襲爵服官故史論稱之曰羅

結

枝附某從子

孫榮祿盛矣

崔

浩

字伯深清河東武城人道武時官著作郎明元時歷遷相州刺史隨軍謀主太武即

位封東郡公累進司徒真  
武十一年以刊國書被族

摧破蠕蠕潰赫連星辰風雨動因天長戈遠指師全勝  
直筆私刊柄太專獄剖高公交踐石經焚釋氏禍沈煙  
佛鯉小字若惜留俟略奚至璫貂厄暮年

蠕蠕時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亦固止帝帝皆不聽唯浩讚成之遂行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裏南北三千裏所虜及獲畜產車盧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千餘萬落虜亦遑時又議伐赫連昌羣臣皆以爲難唯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鈎人和時會並集不可不進帝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收衆僞退昌鼓謨而前舒陳爲兩翼會有風雨從東

南來揚沙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饑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裡制勝一日之中豈得意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

石郡鄆櫬素詔事浩乃請立高公

史禍作太武召浩前使人詰惶惑不能對

高公

作令史太原閔湛趙著

直筆

浩成國書三十卷著

之數毀朕帝之爲以高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勅允爲詔自浩前一見然後爲詔引前允持疑不至死浩忿釋氏非浩

當怒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浩忿釋氏非浩

捐灰廁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十人溲其上呼聲噭噭聞於行路自宰司留侯浩

妍白皙如美婦人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暮年

太平真君十二年誅浩

帝爲宦官宗愛所弑按范蔚宗宦者傳論銀瑞左貂給事殿省後改金瑞右貂

眭

夸

一名昶趙郡高邑人崔浩奏徵爲中郎不就逃歸終身不仕卒年七十五

李順不交桃簡善溫綸何乃辱官階繁驟偶借鄉人御  
郤馬終高國士懷樽酒平生遺世務史書先事燭朋儕  
論成知命桑榆老邱壑難尋跡隱埋

桃簡

夸少有大度耽志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高尚不仕寄情邱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拒不許邦

國少長莫不憚之但與崔浩爲莫逆交桃簡浩小名官階浩爲司徒奏徵爲其郎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惟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

此浩又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於此將別浩慮夸即還時乘一驃更無兼騎浩乃以夸驃內之廄中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夸獨行士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仗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御馬浩後送夸本乘馬爲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驃馬亦不復書史書浩後以史禍誅知命或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著知命論以釋之

古弼代人明元時典西部太武時封建興公累拜司徒文成即位以家人告巫蠱殺之

屢操白筆頭公正直君前強納忠竟爲圍棋傷激切不教較獵騁豪雄禾麻夕恐風波耗菽粟秋防鳥鴈空一舉仇池平賊虜張黎曾並紀殊功

筆頭

騎太

武大

閱將

其後

減上

人奴

校弱

於大

谷呼

獵者

爲頭

太初

留守

詔

奴

以肥

正人

敢肥

申

遇

田

有太

量

給

朕也常

還臺日

筆先

斬此

給弱

命給

業時

後減

大谷

呼獵

於頭

太初

留守

詔

奴

以肥

正人

敢肥

申

遇

田

有太

量

給

圍棋

業時

後減

大谷

呼獵

於頭

太初

留守

詔

奴

以肥

正人

敢肥

申

遇

田

有太

量

給

帝與常

名之

還臺

筆先

斬此

給弱

命給

業時

後減

大谷

呼獵

於頭

太初

留守

詔

奴

以肥

正人

敢肥

申

遇

田

有太

量

給

事其

聞帝

與常

名之

還臺

筆先

斬此

給弱

命給

業時

後減

大谷

呼獵

於頭

太初

留守

詔

奴

以肥

正人

敢肥

申

遇

田

有太

量

給

與其

其過

背帝

乃與

給事

中

劉業

前摔

樹志

大谷

呼獵

於頭

太初

留守

詔

奴

以肥

正人

敢肥

申

遇

田

有太

量

給

可事

其事

與帝

與常

名之

還臺

筆先

斬此

給弱

命給

業時

後減

大谷

呼獵

於頭

太初

留守

詔

奴

以肥

正人

敢肥

申

遇

田

有太

量

給

明備

軍主

可實

不滅

狡備

不虞

干此

自遠

志使

太

田吾

慮窺

戎日

利憂

大

田吾

數有

吾也

今獵

屬奇

棋日

耳久

欲度

其受

奴

以肥

正人

敢肥

申

遇

田

有太

量

給

也明

寶主

鳥鴈

書發

車駕

卷三

牛十五

十

於山

乘運

之帝

獲麋

鹿日

利憂

大

田吾

數有

吾也

今獵

屬奇

棋日

耳久

欲度

其受

奴

以肥

正人

敢肥

申

遇

田

有太

量

給

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  
弱表至日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  
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仇池楊元庶子保熾於是假立  
弱楊文節督隴右諸軍討仇池平其圍文德走漢川張黎  
不言雖事務殷湊而讀書不輟端謹慎密口  
禁中事功名等於張黎而廉不及也  
高允字伯恭渤海蓨人歷事明元太武文成獻  
陽騎常侍加光祿大夫由從事中郎累遷至尚書散  
史禍得全非倖免回天從古恃忠貞  
刑條仁厚士民程鍾靈渤海宜遐壽啟字咸陽莫比榮

**金章** 梁城侯進爵咸陽公。允定議立孝文帝太和元年允年將九十授朝之大議五帝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無譴歷章矣。

**農事** 梁城侯進爵咸陽公。太武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萬幾因授景穆無欽撰況亡以諸百有曰何咎五紫由

**刑條** 始真君中以獄訟留滯令中書以經義稱平允私授景穆無欽撰況亡以諸百有曰何咎五紫由

**獄** 劉頃者人命所係常歎日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余刑之餘世雖久猶有刑之餘世雖久猶有刑之餘

**史** 閔湛所營分寸之聞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郎刊著崔浩傳先竟得免

**君** 太子曰直哉此亦失一情所難不懼甘心就戮帝謂景宗所釁先竟得免

**臣** 以實貞臣也寢失允竟得免

溫子昇

字鵬舉太原人世居江左孝武時歷官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後爲齊高澄大將軍

府諭議死獄中

曹陸聯鑣錦段新數窮百六恨辭人文傳江左驚天子  
卷置牀頭服使臣神武碑銘千古怨韓陵石憶一時珍  
名流逐北旗皆靡才藻曾聞冠等倫

曹陸

梁使張臯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梁武稱之日  
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

牀頭

陽夏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神武後元僅  
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

神武

劉思逸

荀濟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神武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屍路隅沒其家口

太尉長史

韓陵

子昇文

清婉初爲廣陽王深

侯

賤客在馬坊

教諸奴

書作

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遂詣深曰頃見溫生深  
怪問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深由是知之子昇又作  
韓陵山寺碑庶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逐北  
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逐北  
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  
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舉等二十四人爲  
高第於是預選者爭相引辨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  
而去舉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  
御史才藻先是廣陽王深召子昇爲郎中時黃門郎徐  
紇受四方表啟答皆敏速於深獨沈思曰彼彼  
有溫郎中才藻可畏

賈思伯字士休齊郡益都人孝文時釋褐爲步兵  
校尉歷仕至孝明官侍講中書舍人卒贈尚書左僕  
射謚文貞

明堂十二制全諳五室還從鄭注參衰至便驕成偉論

仁能有勇異虛談帝師講授如山重士類依歸樂海涵  
陰鳳何曾雙鳳識脫衣償脯後懷慙

五室

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案周禮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

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牙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記

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又

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

王宮之東案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

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便騎思伯性謙和傾身禮士

誘侮之問也學者善其議便騎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

重奚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騎何常之有當世以爲先

是任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爲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爲後殿澄以其儒者

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  
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  
後爲都官尙書時崔光疾甚表薦思伯侍講中書舍  
人馮元興爲侍讀思伯遂入授明帝杜氏春秋思伯  
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陰鳳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  
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陰鳳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  
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  
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遷南青州刺史既之部送  
隸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  
之鳳慚不往時人稱歎焉

楊

播

字延慶宏農華陰人孝文時厯官太府卿  
賜爵華陰子後進爲伯罷官卒於家謚曰

壯

三峯太華毓貞符昆季鍾靈義讓孚食必同盤情亹亹  
寢無異慢性愉愉一心冰潔尊卑洽百口風和苦樂俱

後魏名門規範肅並時敦睦邁陽烏。

同盤

弟椿嘗誠子孫曰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饑

相待

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

異幔

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帷幕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

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寢閣前承候

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間子斜

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

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斜

皆先嘗椿命

陽烏

椿子昱亦孝友自昱以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敬一家之內男女

食然後食

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史論曰揚播兄弟俱以忠

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

魏世以來唯有盧陽烏兄

毅謙荷

内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爲

世師範漢之陳紀門法所不過焉後魏以來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紫盈門積善之慶蓋有憑也

酈道元

字善長范陽人初爲東荊州刺史孝明時除御史中尉兼關右大使爲蕭寶夤所害

安定縣男贈吏部尚書

水經四十注成篇振古奇書祕莫傳直欲源流溯天地  
豈惟道里紀山川情聯兄弟嫌應釋學立邊陲教尙宣  
終窘驛亭岡上井厲聲叱賊直如弦

水經道元好學厯覽奇書撰注

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

兄弟道元兄弟不能

時論薄之邊陲景明中試守魯陽郡

道元表立贊序崇勸

聽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道元

叱賊寶夤反狀稍露

侍中城陽王徽素忌道元因諷朝廷以爲關右大使  
寶貴慮道元圖已遣其行臺郎中郭子帙圍道元於  
陰盤驛亭亭在岡上常食岡下之井水旣被圍穿井  
十餘丈不得水水盡力屈賊遂踰牆而入道元瞋目  
叱賊厲聲而死

李

謐

字永和涿郡人宣武時再舉秀才公府辟皆不就卒年三十二賜號貞靜處士

雲籤萬卷一知名南面何須假百城。恥作秀才賦神士。  
願爲弟子是先生明堂天下皆驚議結宇山中不買聲。  
孝義表閭貞靜謐顏淵數盡恨難平。

萬卷

謐嘗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秀才

謐再舉秀才公府辟不就

神士

謐初師事

神士賦歌曰周孔重儒教老莊貴無爲二途雖如異一是買聲兒云云

子弟

謐初師事

小學博士

謐初師事

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謚請業同門生爲明堂謚覽攷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明堂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結字結字依巖懸厓遂著明堂制度論天下高之鑿室皆孔璠等上書請孝義謚既卒以璠等請謚曰貞靜處士并表旌中語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以旌高節云

## 北齊

慕容紹宗

太原王恪後居於代神武相魏時擢爲東南道行臺加開府封燕郡公後以擊

西魏兵於潁川自投水死贈太尉謚景惠

誰教鮮卑解遣來。姦雄未死賊心猜。譖生廣固讒言讟威懾徐方。敵燄摧私諫。東都殲比室。徒聞南道拜行臺。數年蒜髮驚凶夢。纜斷狂風堰水哀。

鮮卑

討侯景於渦陽時景軍甚盛初聞韓軌往

皆被

日噉猪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凡諸將

者紹宗至扣鞍曰誰教

鮮卑小兒解

遣紹

宗來若然高王未死耶及與景戰諸將頻敗無肯先

徑進因大捷

廣固

宗不用舉譖之

高祖云慕容紹宗以兄爲州主簿紹

宗始孫舉屬紹宗

謂其所親曰

大徐方

先是梁劉烏黑

收其

徐方

黑入冠徐方

烏黑

殺

東都

初爾朱榮稱兵入洛私告紹宗曰洛中人士

繁盛驕侈成俗若不加除翦恐難制馭

紹宗曰

日太后欲士

朝無道天下憤惋共棄公

既身控神兵心執忠義

對曰太

後

吾欲士

策深願三思榮不從

蒜髮

西魏遣王思政據潁川

心執忠義

對曰太

後

吾欲士

凶尉高岳儀同劉豐圍擊之

以紹宗爲南道行臺

時紹宗數有

蒜髮

日噉猪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凡諸將者紹宗至扣鞍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耶及與景戰諸將頻敗無肯先徑進因大捷廣固宗不用舉譖之高祖云慕容紹宗以兄爲州主簿紹宗始孫舉屬紹宗謂其所親曰大徐方先是梁劉烏黑收其徐方黑入冠徐方烏黑殺東都初爾朱榮稱兵入洛私告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若不加除翦恐難制馭紹宗曰

日太后欲士朝無道天下憤惋共棄公既身控神兵心執忠義對曰太後

後吾欲士策深願三思榮不從蒜髮西魏遣王思政據潁川心執忠義對曰太後

後吾欲士凶尉高岳儀同劉豐圍擊之以紹宗爲南道行臺時紹宗數有蒜髮

日自數年已還恒有太又忽臨吾欲士

因百官出迎即悉誅之爾謂可否紹宗曰

洛中人士

繁盛驕侈成俗若不加除翦恐難制馭

紹宗曰

日太后欲士

朝無道天下憤惋共棄公

既身控神兵心執忠義

對曰太

後

吾欲士

策深願三思榮不從

蒜髮

西魏遣王思政據潁川

心執忠義

對曰太

後

吾欲士

凶尉高岳儀同劉豐圍擊之

以紹宗爲南道行臺

時紹宗數有

蒜髮

昨來忽盡蒜者  
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纜斷飄艦徑  
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

魏蘭根字蘭根鉅鹿下曲陽人神武相魏時累擢爲尚書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封永興侯卒贈司徒謚文宣

逆豎奚容久占祠森森柏樹伐無疑徑辭美女州俘賞願免清流府戶爲爵自東封因入洛鼠曾西避不災岐每多計數妨公議識悟雖殊大節隳

柏樹丁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乃伐柏爲柳傍人勸沮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

州俘

孝昌初轉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夤討破宛州

俘其民人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不取盡以歸其父兄府戶先是尙書令爲長史因說崇曰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爲府戶李崇以蘭根爲長史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宜改鎮立州分置郡役爲長史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宜改鎮立州分置郡役凡爲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敘一准其舊文武兼用縣役爲長史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宜改鎮立州分置郡役不聞事寢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以蘭根爲長史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宜改鎮立州分置郡役爲長史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宜改鎮立州分置郡役入洛高祖將入洛陽遣蘭根先至京師太常卿加開府封鉅鹿縣侯昌奏用縣役爲長史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宜改鎮立州分置郡役爲長史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宜改鎮立州分置郡役八尺儀貌奇偉汎覽羣書誦左氏傳周易機警有識蘭根爲長史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宜改鎮立州分置郡役爲長史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宜改鎮立州分置郡役七戶火岐嘗爲岐州刺史部內麥多五穗公議蘭根爲長史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宜改鎮立州分置郡役八尺儀貌奇偉汎覽羣書誦左氏傳周易機警有識蘭根爲長史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宜改鎮立州分置郡役爲長史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宜改鎮立州分置郡役爲長史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宜改鎮立州分置郡役論所許魏廢帝素有德業而爲蘭根所構毀世尤非之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以道術名自稱居士梁元帝徒入齊文宣帝以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荊州刺史安湘郡公後無疾而終

小隱江陵百里洲奇人奇術世無傳曾擒梟將遭龍睡  
能呪漁師活鮒游寺敵壽王梁柱短軍懷名將箭鋒稠  
南梁業定終難改又向高齊逞技優

小隱

初隱江陵百里洲中衣食居處一與戒行沙門同者老自幼見之容色常不定人莫能測也

奇術

北史藝術傳載其靈異甚多

梟將

侯景叛梁遣將任約擊湘東王繹於江陵法和乃詣

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俗恒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乘輕船不介胄以望約軍還謂將士曰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踊躍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於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即返約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

漁師

法和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

此總遭無生漁者皆  
境故不發此寺幽僻可截梁柱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  
一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業定在江夏大聚陽兵將  
有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對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  
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箭鏃業定在江夏大聚陽兵將  
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教王佛所與主上而不  
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人尚不  
以待所賜錢帛百萬散施一日便盡高齊梁亡久入齊之  
文宣聞其有奇術虛心想見之設三公鹵舉州入齊之  
援耳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

楊愴字遵彥宏農華陰人播從子神武相縣時  
特進封驃騎大將軍後爲孝昭所殺年五十加  
累擢爲黃門侍郎文宣即位封陽夏相魏時

庭前摘柰異羣兒千里龍駒刮目期孝友門風梁棟器文章家學縉紳儀鴈門不識逃官好雉舍翻招尙主危頭禿白羊傷爾腦悵懷幹濟有餘悲

羣兒

舅源子恭謂其父津曰常謂惰不甚察惠從今已後更欲刮目視之惰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

盛昆

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爭取之惰頽然獨坐

千里

從兄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

雁門

初惰從兄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見誅惰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

後取急就雁門溫湯療疾郭季素害其能以致書恐

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亡惰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自沈者變易姓名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

沙門

曇謨微等屏居削迹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爲業海隅之土謂之劉先生

雉舍

後遷尚書右僕射尚太原長公主即魏孝靜后也會  
有雉集其舍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改封  
華山郡公

**白羊**先是童謡曰白羊頭尾禿殼懸頭生角又  
曰羊羊喫野草遠我道不遠打爾腦未幾

文宣祖子殷立是爲廢帝

乾明元年常山王演殺之

**邢**

**邵**

字子才河間鄭人文宣時厯官中書令授特進

見此袁翻應變色方諸王粲更多才清風觀築名題後  
甘露歌成序奏來犬吠閣中稀婦見蟲捫衣上對賓開  
一時獨步文章手技擅雕蟲妙該

**袁翻**

吏部尚書李神雋與陳郡袁翻在席嘗令邵作  
謝表須臾便成以示諸賓神雋曰邢邵此表足

使袁公

王粲嘗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  
變色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

詩不得邵皆爲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清風爲西充  
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清風州刺史  
繕修觀宇頗爲壯麗皆爲之各題有清風觀明月樓  
而不擾公私唯使兵役吏民爲立生祠并勒碑頌德  
甘露初世宗幸晉陽路中頻有甘露之犬吠邵與婦  
嘗內宿自云嘗畫入內閣蟲捫邵處世無賢愚皆能  
爲狗所吠言畢撫手大笑蟲捫顧接對客解衣覓蟲  
且與獨步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故邵援筆立成證引  
劇談獨步該沿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與濟  
陰溫子昇爲文士之雕蟲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邵  
冠世論謂之溫邢主召入宮內殺之年五十八

斛律光字明月朔州敕勒部人以庫直事齊文襄  
授都督齊受禪封西安縣子除太保襲爵  
咸陽王爲右丞相并州刺史後主召入宮內殺之年五十八

麗龜達掖射名家雲表秋雕一矢加戎事始終無失律奏章質約不摘華盲人竟使山摧槲哲相空勞殿降麻

何惜餘生分雪急長城西墮日輪斜

麗龜

光弟羨字豐樂少時兄弟出獵父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

不及明月豐樂世其衰矣每日令出田還即效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掖羨獲雖多非要害之所光恒蒙賞羨或被捶人問其故云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即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矣聞者服其言秋雕從文襄於洹橋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雕也丞相屬邢子高歎曰此射雕手也當始終自結髮從戎未嘗失譽時號落雕都督始終律深爲鄰敵懾憚令人執筆口占

摧槲

祖珽用事邪黨知光必忿誣其疏有

之務從省實

摧槲

言云盲人用權國必破矣珽由

鄴是懼周將韋孝寬亦畏光乃作謠言令間諜漏之於老樹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摧自崩使劉母不得語遂與穆提婆相協謀於帝召入涼風臺士四人拉殺之哲相後主緯武平元年以敗周師功士三戍捕千餘人而還拜分雪光旣死使二千石郎邢公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張宴射箭一百貝封清河郡公祖信掌簿籍其家班於東擬奴僕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即以杖之一口賜稍二張班又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棗子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可分雪二十口及百口也

百枝刀都左丞四人

四人

顏之

推

門侍郎

齊亡入周

靜帝時

聘爲御史

上士

隋文帝時太子召爲學士皆蒙禮遇後以疾終年六十餘

人文宣

至後主

時歷官黃

家訓能爲百代型。諱教子切趨庭。後人賢比楹。書守觀我詳於客座銘。文苑國華同載史。儒林世學更明經。  
蕭梁受命誰身殉。乃祖丹心照汗青。

家訓

撰顏氏家訓二十篇與文集三十卷竝行於世後儒寶之觀我之推有觀我

採入文苑北齊書列之推於明經世善周官左氏學

本傳文苑北史亦然十二遇梁湘東王自講莊老之推便預門徒虛談非

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書史無不該洽辭情典麗甚

爲西府乃祖帝被弑一慟而絕梁武深恨之

和

魏

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神武相

宣即位除中書令歷仕至後主時官尚書

魏累擢著作郎又嘗爲文襄黃門侍郎文

富平縣子卒年六十七贈司空

七步才奇錦繡腸。翩翩葩藻繼崔光。  
檄文雨疾長篇續。訴牒風掀穢史揚。  
南狩獻來規諷賦。東行使有聘游章。  
人嫌佛助輕當世。驚蝶交嗤著作郎。

七步

除北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爲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草藁文將千言所改

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奇讓

之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

崔光

神武入朝靜帝授相國固

讓令收爲啟

成呈上文襄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當復爲崔光

檄文

侯景叛入梁

時在晉陽令收爲檄

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

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

紙文襄善之

訴牒

時論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言遺其

世居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收雖隨狀而答然衆口誼然號爲穢史投牒者相次無以

抗規諷孝武嘗大發士卒狩於嵩少之南旬有六日  
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默聘游收嘗兼通直散  
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聘游騎常侍副王昕  
使梁在途作聘驚蝶收昔在洛京輕薄尤甚  
游賦辭甚美盛驚蝶人號云魏收驚蛱蝶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三十二

北周

蘇 緝 裴 俠 干 謹 寇 儒 韋孝寬

盧 辭 章 貞 樂 運 庾 信

隋

韓擒虎 李士謙 李德林 牛 宏 徐 則

張文詡 何 宛 賀若弼 高 頗 王 通

薛道衡 麥鐵杖 蘇 威 堯君素

唐

一

房元齡 杜如晦 李靖 羅士信 鄧文進  
傅奕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十二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九首

北周

蘇

綽

字令綽武夫人周文輔魏時累擢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封美陽伯卒

時辭贈謚  
年四十九

愛人如父誨如師治國嘗言道在慈王佐方能爲此議  
卿家誰可薦臨時政條紛雜申韓術詔令追摹訓誥辭  
帝送靈車卮墜手尙書清白念風規

治國

綽嘗謂治國之道當愛民如慈父誨民如嚴師

王佐

初太祖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卽爲量定惠達呈太祖稱善謂惠達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

家

綽對因稱其有王佐之才太祖曰吾亦聞之久矣卿始從兄讓爲汾州刺史太祖餞於東都門外臨別謂讓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於是指

政條

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嚮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也綽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

有晉之季

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悉仿周誥句語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

危墜

其後綽卒歸葬武功太祖與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我而去因舉聲慟哭不

太祖

親於車後酌酒而言曰尙書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我而去因舉聲慟哭不

覺失危  
於手治道凡

清白

綽性儉素不治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爲已任博求賢俊共宏

皆至大官

裴

俠

字嵩和河東解人本名協周文輔魏時累擢郢州刺史孝閔卽位遷至工部中大夫進爵爲清河縣公卒贈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謚曰貞

羣烏七歲指西飛天使能言志識稀謾北早傳慈善訓。  
桑東遂應吉祥機使君獨立名聞殿姦吏潛驚淚滿衣。  
更以仲連高義許報書壯烈重歎歎。

能言

俠年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見羣鳥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志識聰慧有異常童

桑東

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於桑東封公侯俠擢行

以告其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魏孝武西遷俠從入關獨立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太祖賜爵清河縣伯號爲獨立俠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今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草史罪物責多有費用裴公清嚴有名懼遭報辭甚壯烈太祖善之曰雖魯仲連無以加也俠長玉官李服王思政鎮玉壁以俠爲長于謹字思敬代人始仕魏爲鎧曹參軍魏敗於齊遂入周厯拜尚書左僕射進封燕國公

授雍州牧年七十六卒謚曰文

萬戶崇封國啟燕恩加鳩杖賜延年六官職建參樞府

三老師尊。坐講筵。謙約趨朝。稀騎從勳名。傳世慶蟬聯。  
伯陽垂訓。躬知止難得辭榮退志堅。

萬戶

周文六官建拜大司寇孝閔踐阼進封燕國邑萬戶遷太傅大宗伯與李彌侯莫陳崇等參

議政

朝

講筵

保定二年謹以年老乞骸骨優詔不許年以謹爲三老固辭又不許賜延年杖武

拜帝幸

太學

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屏間三老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誨帝以從諫及忠

賞罰

最後

又言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行隨誠願陛下慎之皇帝再拜受三老答拜禮成而出

約

謹有智謀善於事上

名位雖重愈存謙

挹每朝

參往來不過從兩三騎而已

勳名栗碑謹爲謙信答武

齒遐

長禮遇隆重子孫繁衍皆至顯達當時莫比

北史論曰謹負佐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爲大廈之

六世

孫世建勳閥謹每誠諸子務存靜退加以年

退長禮遇隆重子孫繁衍皆至顯達當時莫比

榮

棟梁擬巨川之舟楫卒以耆年碩德譽高望重

禮

三十

二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備上庠功歌司樂而常以滿盈爲誠覆折是憂不有君子何以能國

寇

雋

字祖

梁州刺史

進驃騎

大將軍

以老疾不朝

卒謚曰元

心防失行絹歸還財利難搖定若山庠序耕桑官互勸  
子孫宗族禮能嫾殷前詢訪輿親送道上留連轂共攀  
積善始堪傳萬古一時品藻慰天顏

失行

性寬雅幼有識量好學強記又廉恕不以財利爲心家人嘗賣物多得絹一匹雋知之曰得財

失行吾所不

失行吾所不互勸史令郡縣爲立庠序勸其耕桑敦

以禮讓數年之

中風俗頓革

子孫

雋在家敦睦宗族與同豐

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

詢訪

明帝尙儒重德引與相見留連僕在州清苦不事產業其子等並徒步而還吏人送僕留連於萬古

明帝旣見僕謂左右曰如此事惟積善者可以致之

道久之乃得出界

萬古

此事惟積善者可以致之

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

之萬古

時人咸以爲榮

孝寬

名叔裕少以字行京兆杜陵人周文輔魏

時累拜尚書右僕射自孝閔卽位至靜帝

歷五主由小司徒累遷至上柱國行軍元帥並

相州總管封鄖國公卒年七十二贈太傅十二

州諸軍事雍

州牧謚曰襄

玉壁孤軍馬不斷將才矯矯出關西松竿百術攻城盡  
槐樹千行立堠齊江北敵奔空決堰山東策定詎驚鼙  
僞書謠語皆奇計智勇超倫未易躋

**關西** 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兼攝南汾州事齊神  
燒布並欲焚城樓孝寬復作長鐵鈎利其鋒刃火規以  
一來以鈎遙割之松麻俱落外神武盡其攻擊之術  
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  
將軍也 槐樹 嘗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堆  
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  
援適憂爾眾有不及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  
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旣免修復行旅又得庇廕周  
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乃勒  
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江北初孝寬到同州  
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江北所在皆密到淮南  
十人無及於是陳人若開塘放水卽津濟路送淮南  
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育果遣決堰  
退走江北悉平山東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已  
乃上疏陳三策書奏武帝遣小

司寇淮南公元衛開封府伊婁謙等重幣聘齊僞書  
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僞書  
東魏將段琛據宜陽遣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民  
孝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  
僞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爲燈燼燒迹若謠  
燈下書者還令謀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謠  
語孝寬忌齊將斛律光令曲嚴作謠遺謀人多齎此  
文遺之於鄴祖珽旣聞更潤色之光竟以此誅

盧

辯

字景宣

范陽涿人周文輔魏時累拜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尚書令封范陽

都公卒  
謚曰獻

注成大戴纂前修更定官名欲繼周洛遺舍人難屈膝  
寺參石佛論低頭朝章合軌臣新創儒術垂型帝下諭  
倉卒從君家不問一身單馬入關秋

大戴

世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爲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

庶纂前

官名

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修矣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擇次朝儀車服

器用多依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

書舍人屬齊神武起兵信都既破爾朱氏遂鼓行指

洛節閔遣辯持節勞之於鄴神武令辯見其所奉中

興主辯抗節不從神武怒曰我舉大義誅羣醜車駕

在此誰遣爾來辯抗言酬答守節不撓神武異之捨

而不逼

孝武卽位以辯爲廣平王贊師永熙二年捨頭

平等浮屠成孝武會萬僧於寺石佛低舉

其頭終日乃止帝禮拜之辯曰朝

廷立社移自古皆有陛下何怪朝章儀湮墮於時朝廷

廷憲章乘輿法服金石律呂磬刻渾儀

皆令辯因時制宜悉合軌度多依古禮

術甚禮之朝廷

單馬

始孝武入關事起倉卒辯不及

至家單馬而從或問辯曰得辭

有儒術辯有儒術

大議當日顧問

家否辯曰門外之治以義斷恩復何辭也及趙青雀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辯時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決皆如此

韋

夐

字敬遠京兆杜陵人

逍遙無事敵神仙。靜翫琴書結淡緣。一介可稱皆海納。  
十徵不屈等城堅。雕牆峻宇規元惡。墜屢遺簪綯。昔賢最喜宅邊人。載酒回環枕帶對林泉。

逍遙

明帝卽位敬禮尤厚號曰逍遙公

琴書

夐對翫琴書蕭然自逸

一介

好  
夐雅

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

十徵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太祖甚重之

雕牆時晉公字文護執政延之至第訪不奪其志

字雖牆有一于此墜屨兄孝寬爲延州總管夏至與  
未或不亡護不悅墜屨兄孝寬爲延州總管夏至與  
轡勒與之負以華弗欲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  
與之同出不與同歸也吾之操行雖不逮前烈然舍  
舊錄新非吾志也乘舊馬以歸載酒所居宅枕帶林泉有慕其閑素  
倦忘

樂

運

字承業南陽淯陽人晉尚書廣之後武帝

時以薦除萬年縣丞許通籍奏事超拜京

兆丞宣帝時

爲露門學士

諫苑編成始夏殷經天緯地發高文百官俟口僚精選。  
八失攫鱗主憚聞輿櫬後先侔海瑞檻旌忠直並朱雲  
元巖幸向廷前救留得深山鶴鹿羣

諫苑

選錄夏殷以來諫諍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

百官

武帝嘗幸同州召赴行在所問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也時羣臣並在側帝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知惟運云中人方

驗其忠直耳因妙選宮僚以匡弼之

八失宣帝嗣位屢諫

不納昏暴滋甚

運乃輿槐陳帝入失其一事多獨斷

三不參宰輔其二采女實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其

刑未幾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斷雕爲朴今乃遽窮奢

靡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

八元象垂誠不能修布德政若不革茲

八事臣見周

元巖書奏上大怒將戮之

廟不血食矣

元巖以內史元巖救得免

庾信

字子山一字蘭成南陽新野人梁武康縣侯以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聘魏遂留長

中安仕周官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司宗

大夫封臨清子進義城縣侯隋文帝開皇初

卒年六十九贈本官

兼判荆雍二州刺史

枯樹庭前淚眼昏。十年楊柳泣桓溫。池臺鐘鼓秋鴻跡。  
風月關山夜鶴魂。建業胄筵南侍講。長安開府北承恩。  
連珠尙抱河橋恨。同泰無遮事莫論。

桓溫

見枯池臺于時朝野歡娛池臺

風月

關山則風月悽愴本

小園

胄筵

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信爲抄本

賦

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闈恩禮莫與

比開府

信聘於周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平定

尋進車騎大將軍

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拜

開府儀同三司

連珠信有連珠四十四首皆感江南之事

同泰

梁武帝於

同泰寺設無遮大會

信有奉和同泰寺浮屠詩

隋

韓擒虎

字子通。本名豹。河南東垣人。周襲爵新義郡公。仕隋平陳。別封壽光縣公。官上柱國。

涼州總管卒。年五十五。

門開朱雀夜如何。五百精兵躍馬過生縛。黃奴憑赤手死。傳柱國作閻羅。降王井底攜佳麗。鬪將宮中奏凱歌。

七策平陳嗟賀若御筵爭說戰功多

朱雀

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潰。擒虎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

百

初大舉伐陳。以擒虎爲先鋒。擒虎率五百人宵濟。襲采石守者。皆醉。擒虎遂取之。進攻姑熟。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

黃奴

陳叔寶小字黃奴。其

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

黃奴

陳叔寶小字黃奴。其

閻羅

鄰母見擒虎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  
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  
至擒虎家曰我來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閻羅  
王擒虎子弟欲撻之擒虎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  
閻羅王斯亦足矣  
**井底**先是擒虎平金陵執陳後主戰功始  
及張麗華孔貴嬪於井中  
下優詔於擒虎與賀若弼曰班師凱入誠知非遠  
思之甚寸陰若歲及至京弼與擒虎爭功於上前  
上相二將俱日合上勳

李士謙

字子約趙郡平棘人少爲魏平王開府參軍後遂不仕文帝開皇八年卒於家

岐州歎賞始鬚垂骨格森然玉樹枝菩薩化身千石貸  
參軍遺惠百年思穀償無取鄉燔券菜色皆蘇歲賑糜  
釋藏兼通論報應一生陰德耳鳴知

**岐州**

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嗟尚

**菩薩**

刺史高元海以禮再

致之稱

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

**菩薩**

刺史高元海以禮再

**參軍**

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

**燔券**

嘗出粟數千石

爲菩薩

日此乃李參軍遺惠也

**燔券**

嘗出粟數千石

以貸鄉人

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

**燔券**

嘗出粟數千石

設酒食燔契對之曰債了矣幸勿爲念也各令罷

去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士謙拒之一無所受

**燔券**

嘗出粟數千石

糜

他年又大饑多有死者士謙罄竭家資爲之糜粥

**燔券**

嘗出粟數千石

給貧乏

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

**燔券**

嘗出粟數千石

謙諭之遂

耳鳴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

**燔券**

嘗出粟數千石

何陰德之有

吾子皆知

**燔券**

嘗出粟數千石

**李德林**

字公輔博陵安平人厯仕齊周文帝卽位

**燔券**

嘗出粟數千石

州刺史卒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

誰膺驅使貢天闇才勝麒麟與鳳凰。一旦文書三殿搆百篇羽檄六軍揚將心遙結師難代公面翹思夜恨長駿馬賜偕金帶厚不應選宅奪民莊

驅使

周武帝嘗於雲陽宮作鮮卑語謂羣臣云我當日唯聞李德林名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

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知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紂豆陵毅答曰臣聞明王聖主得麒麟鳳凰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無所不堪勝於麒麟百篇周以德林爲鳳凰遠矣武帝大笑曰誠如公言丞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兵略皆與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

競發口授數人文師代長史李詢上密啟云大將軍  
尉遲百端不加竄點染士彥宇文忻崔宏度並受  
爲憂共鄭譯議欲代此三人德林獨進計曰臨敵代  
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括以之敗趙今但遣  
公使觀其情僞縱有異志必不敢動丞相大悟日若  
將節度竟夜長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高祖省讀翰勒  
公晚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讀昨  
面必令公駿馬先是開皇元年敕令與太尉任國公于翼高  
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昨  
貴與國始終駿馬公于翼高頑等同修律令奏訖  
一腰駿馬一匹市店八十個九年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那  
是民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命有司料還價直稱衛

牛 宏

字里仁安定鵠觚人本姓秦氏周襲封臨涇公文帝卽位封奇章郡公累拜吏部尚

書煬帝時進位上將軍右光祿大夫卒年六十六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憲

獻書雲集路先開文物衣冠一代才制度明堂申舊議  
詩歌樂府見新裁身無悔客君終信性最寬和弟不猜  
射殺車牛非異事絮言何苦面陳來

獻書

開皇初遷散騎常侍祕書監宏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

賚縑

一匹二

衣冠

不能定其儀注煬素謂宏曰公

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宏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於此矣非吾所及也

明堂

宏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極詳上以未遑制作竟寢不行

樂府

詔改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圜邱五終信隋室  
帝凱樂並議樂事宏上議甚備衆咸推服終信舊臣  
始終信任悔吝不車牛有弟曰弼好酒而酬嘗因醉  
迎謂之宏一人而已射殺牛宏還宅其妻  
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之  
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輒其寬和如此

徐

則

東海鄉人周宏正弟子隱縉雲山後隱天台山

年八  
十二

縉雲山上資松木又報天台絕穀晨晉邸欲師來使命  
徐君爲降見仙真茅羸葛稚逍遙躅草褐蒲衣豐鑠身  
徒步石梁閒跨去墮宮遺畫尙傳神

絕穀則入縉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遣晉  
邸則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及晉王廣鎮揚州知其一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王來召我徐君之言信然於是詣之茅羸言追葛羸柳晉讚中語草褐蒲餐松餌尤晉王書中語石梁則死後晉王使人送都至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柩至其靈化晉王聞而益異之贈物千段遣畫工圖狀貌去

張文詡河東人初游太學文帝末歸隱不仕卒年四十鄉人立碑頌曰張先生  
禮訪羣儒海內徵獨游太學望風承夜無盜賊鄉人化。

門有忠良弟子稱毀堵息爭聲藉藉灌畦歸隱孝烝烝  
長歌擊几悲如意翻爲修名感不勝

太學

時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其房暉遠張仲讓孔籠之徒並延以博士之位文詡時游太

學暉遠等莫不推伏學內翕然咸共宗仰其門生多

詣質疑滯文詡輒博引證據辯說無窮治書侍御史

皇甫誕

等一時朝彦恆執弟子之禮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

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

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爲遠近所

悉毀堵

鄰家築牆心有不直文詡嘗嘗毀舊堵以應之

灌畦策杖而歸州郡策杖而歸州郡

頻舉

皆不應命灌園

業事母以孝聞

名之不立以如意

擊几

數日老冉冉而將至恐修擊几皆有處所

何安

字棲鳳。鄆縣人。周封襄城縣伯。文帝卽位。拜國子監祭酒。卒。謚曰肅。

問姓齠齡屈顧良白楊才俊勝青楊五經八事謀猷獻獻四舞三聲律呂章朱瑟清平成節奏黃鐘根本定微茫。

龍州刺史歸來日樂職猶聞効太常

顧良

八歲游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旣姓顧是荷葉之荷是河水之河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

眷顧之顧是親故

白楊

梁湘東王知其聰明召爲誦書左右時蕭齊亦有雋才住

之故衆咸異之

青揚巷安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

八事

時納

兩雋白楊何安

青楊蕭齊其見美如此威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識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

立身治國何用

多爲上亦然之安進曰夫子有云不可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安上八事以

諫

四舞

上令安考定鐘律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韁鐸巾拂四舞黃鐘先是

所傳宗廟雅樂數十年唯作大呂廢黃鐘安又太常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黃鐘詔下公卿議從之太常出爲龍州刺史時有負笈游學者安皆爲講說教授之爲刺史箴勒於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知學事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鐘律夔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安獨不同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時朋黨

賀若弼

字輔伯河南洛陽人周襄邑縣公文帝卽位封宋公拜上柱國右武衛大將軍後爲

煬帝所殺

年六十四

遠振軍威。醇酒盈江。魚腹葬誓。行營降君。恨未驃車。執天子頒將雉扇。迎不改心。中三太猛。已蒙格外。一求生。

# 臨刑刺舌何忘父私議榆林禍又萌

江魚

廟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九年伐陳以弼爲行軍總管將渡江酌酒而呴日弼親

若此如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若事有乖違得葬江鑒其承廟略遠振國威伐罪弔民除兇翦暴上天長江鑒其承

魚腹中死

且不恨

降君

弼恚恨不獲叔寶功在韓擒虎之後於是與擒虎相詢在殿中挺刃而出

驃車

乘驃車弼命叔寶

雉扇

既平陳上驃召之及見迎勞座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座

賜物

八千段加位上

柱國進爵宋國公真食襄邑三

千戶加

以寶劍寶帶金囊金盤各一

并雉尾扇曲

其後弼有罪在禁所詠詩自若上數

俱有二

太猛其後弼有罪在禁所詠詩自若上數

并雉尾扇曲

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爲惡乃與行

太猛

昔在周朝已教他兒子反此心終不能改耶

心行之蓋三座日出

人心太猛無上數

求生

先是楊素爲右僕射弼仍爲將軍甚

不平形於

怨望愈甚後數載下弼獄公

卿奏彌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  
彌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渡江卽擒陳叔寶竊  
以之還格外望活旣而上低徊刺舌父敦以武烈知名仕  
護忌而害之臨刑呼彌謂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  
不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  
誠刺舌出彌舌以慎口私議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  
敵民可汗饗之彌以爲太侈與高頴字文敏等私議得失爲人所奏竟坐誅

煬帝初拜太常卿

高頴字昭元一名敏渤海蓚人周義寧縣公文  
後以謗訕殺之

韜鈴默運卒平陳蒙面軍前斬美人只以廢儲爭長幼

遂因愛妾間君臣柳垂門巷童瞻蓋槐倚朝堂相秉鈞  
兩代猜疑終不謹憐伊坐訕晚逢屯

平陳

上嘗問頑取陳之策頑言宜奪其農時且燒其儲積由是陳人益弊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頑曰武王滅殷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

長幼

時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意謂頑曰晉王妃有神憑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頑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上默然而止

君臣

初頑夫人卒后言於人君臣卒后

以上日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能不爲之後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上問其故后日陛當復信高頑耶始陛下欲爲頑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陛下安得信

之文帝由是疏頗頗在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

柳垂

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

槐倚

頗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上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

猜疑

煬帝好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頗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

殷鑒

不遠安可復爾時帝遇啟民可汗恩禮過厚頗爲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

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

有人奏之

帝以爲謗訕朝政於是下詔誅之

王通

隱字仲淹龍門人文帝初詣闕獻太平策後

河汾教授卒年三十五門人私謚曰文

隋文不入太平言垂翅東歸道自存論擬魯齊傷鳳德才羅將相出龍門荀揚許共醞疵辨房杜非因禮樂尊

夢別河汾顏子召黃裳謚合卦占坤

太平

仁壽三年通既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游長安見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尊

推霸

安晚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得悅曰得生

時將

有蕭牆之釁通知謀不用作東征歌而歸曰

思國

家兮遠游京畿一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

心

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

嗟

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

聞

而再至徵鳳德通嘗作中說將相門人自遠而至

道

河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

王

道

垂翅

而再至徵鳳德通嘗作中說將相門人自遠而至

我

河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

程嘗

之比謂魏徵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仇

可勝數蓋千餘人

比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魏徵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房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杜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董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薛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程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元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扶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風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寶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河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東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西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泰山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姚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薛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川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收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義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河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帝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吁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古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我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長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道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王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佐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魏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徵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房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杜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董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薛

及房杜等咸稱稱北面受業者不

笑曰久久臨事當自知之及唐定天下太宗貞觀初  
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  
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媿如之於是徵與夢召先  
江都難作通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  
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  
寢疾七日而終黃裳門人弟子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易  
日而終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諡爲文中子

薛道衡

字元卿河東汾陰人歷仕齊周文帝卽位累拜司隸大夫煬帝殺之年七十

河洛鼎遷裴瓈歎關西特起遇其人職膺待詔宜偕李  
詞責稱藩願使陳魚藻義高翻忤主燕泥句好不容臣  
生遭亂世爲才累庭草萋萋命共迤

鼎遷

河東裴謝見道衡歎曰自鼎遷河朔吾

謂關西夫子罕值其人今復遇薛君矣偕李

文林

平李德林齊名友善使陳騎常侍聘陳因請責以

稱藩

高祖曰朕且含養置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識

朕意

焉江東雅好篇什陳主尤愛雕蟲道衡每有所

不吟

書監顧謂蘇威曰道衡旣至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當以祕

作南人

無魚藻後居外久之上表求致仕煬帝謂內

詔待之

謂蘇威曰道衡旣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

道衡

既至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當以祕

作空梁落燕泥

否帝曰猶能亂世先是會議令久不決道

行泥

悅顧謂蘇威曰道衡旣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

作空梁落燕泥

否帝曰猶能亂世先是會議令久不決道

怒行

有令自盡帝殺王胄乃曰庭草無人隨意

麥鐵杖

始興人煬帝時官右屯衛大將軍從征

高麗戰死贈光祿大夫宿國公謚武烈

日行五百里長途奔馬能追絕世無夜盜南徐還旦反  
死麌東岸不生圖淺黃衫色呼諸子平素襟懷許丈夫  
荷國厚恩真報國當年麥豆果何殊

奔馬

鐵杖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

南徐

始陳太建中沒爲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

後行百餘里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旦還及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後事發陳宣帝惜其勇誠而釋之

東岸

其後從煬帝伐高麗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

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義亦死

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爲之流涕

諸子

初除右屯衛大將軍帝待

之役請爲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

有所在豈能艾炷炙頸瓜蒂敷鼻治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

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旣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鐵杖死節後子孟才嗣尋授光祿大夫孟才有二弟仲才季才俱拜爲正議大夫先是廷朝集考功郎竇應口對曰麥豆不殊那復相怪威赧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爲敏慧

蘇

威

字無畏綽子仕周襲爵美陽縣公改封懷道縣公隋官納言封邳國公進封房公卒

年八  
十二

誦辭煩鄙衆心搖五教承家本六條父子政皆忘大體君民事幸倚當朝身藏殿柱憂深盜儉美宮闈物戒雕四皓商山何屢屈好偕馮道姓名標

煩鄙

江表自晉以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

之教威威加以煩鄙  
盡地利其四擢賢良其五恤獄訟其六均賦教化其三之  
長非重之常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周文三  
帳者不得居官計大體威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令  
久之君民隋文帝嘗欲營南山以自固威進日周文三  
法誰願陞下恢崇德度享天之休若棄德恃險同舟之入舍簡  
父誰非敵國縱有南山之岨安足固哉帝善其言退法星三舍簡  
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歎初威入舍簡  
威信減威聞其言每以爲已任至是奏憂盜燭帝問盜賊事曰  
威所爲在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法頗稱爲重旣而歎初威入舍簡  
少不爲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殿柱帝呼問之賊事曰  
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憂盜宇文述曰盜賊事目威入舍簡  
威日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  
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在榮陽汜水帝不悅而罷戒雕  
威日他日賊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

陳節儉之美帝爲改容

四皓

文帝嘗謂朝臣曰蘇威

雕飾舊物悉命除毀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

不遇我宣化非威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商山四皓豈

今助我宣化非威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商山四皓豈

易屈馮道宇文化及弑逆以威爲光祿大夫開府儀

王侗以爲上柱國邳公王世充僭署太師及唐太宗越

拜平世充坐於東都閭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

拜起上遣人數之日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

令品物塗炭君弑國亡見密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

老病無勞相見尋入長安至朝

堂請見高祖又不許終於家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煬帝時官鷹揚郎將進金紫

光祿大夫隋亡嬰城固守爲左右所害

蜎起蠶飛可奈何憑君隻手挽山河漫勞盟約頒金券

獨表艱危具木鷺殺賊須陁忠誼並勸降屈突愧心多

白虹豈止占兵氣爲照孤臣節不磨。

蜎起

炎精失御蠶飛蜎起本虞世南文

金券

唐嘗賜金券待以不

木

鷺

論事勢浮之黃河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於是承制拜君素爲木鷺置表於頭具

道

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與李密戰死亦見隋書誠節傳

屈突

初屈突通既敗泣下沾襟因謂君素

日

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縱不能遠慙主上公所乘馬卽代王所賜也公何面

目

乘之哉過日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猶未屈何用多

言

通慙而退白虹城中微知江都傾覆又糧食乏絕

虹

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

光

見月餘君素爲左右所害

唐

房元齡

字喬齊州臨淄人高祖時事太宗歷爲右庶子卽位拜中書令論佐命功第一封邢

國公後改梁國官宰相進司空加太子

子太傅卒年七十一贈太尉謚文昭

弁冕勳臣相業開凌煙高閣繼雲臺略過功狗蕭何任策決興龍鄧禹來一著戎衣英主績雙參軍幄故人才芙蓉園裏觀風日親枉鑾輿共載回

蕭何

太宗謂淮安王神通曰元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

鄧禹

先是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元齡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公爲秦王卽授府

封臨淄侯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

門人益

親今我有元齡猶禹也

英主

草昧英雄起謳歌歷數歸

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翼亮貞文德不承戢武威  
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本杜少陵重經昭陵詩

故人

謂杜克明

載回

初帝嘗幸芙蓉園觀風俗元齡勅子弟汎埽庭堂日乘輿且臨幸有頃帝

果幸其第因

載元齡還宮

杜如晦

字克明京兆杜陵人高祖時事太宗歷爲左庶子卽位累拜尚書右僕射封蔡國公

卒年四十六贈司空諡曰成

苦從夢裏憶平生留得昭陵不盡情

秦府參軍王佐顯

瀛洲學士後儒榮譽瓜淚灑當筵擊封蔡勳酬畫策精  
莫歎奇才年竟夭協心謀斷有英名

夢裏

如晦卒後帝忽夢之若平生明日爲元齡言敷所御饌往祭

參軍

初秦王引爲府兵曹

參軍徙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屬多外遷王患學士之房元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首世稱瀛洲十八學士嘗進位尚書僕射封蔡國公與元齡共筦朝政謀斷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元齡策蓋如晦長於斷而元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

李

靖

字藥師雍州三原人隋馬邑丞高祖時權檢校安州大都督太宗卽位封代國公改

封衛

國累拜尚書右僕射授檢校特進加開府儀同三司卒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都督謚景武

平吳定楚破羣夷開創勳名宇宙垂入座虬髯恢偉略

叩門蠚首識英姿冢齊衛霍山爲象兵貫孫吳陣出奇  
西嶽一書疑贗筆雄才豈肯騁游詞

平吳

平輔公祐

定楚

既平蕭銑高祖嘉其成功歎曰靖乃

加羣夷

謂破突厥也古韓白衛霍

渾

以步卒五千過絕漠然卒降匈奴其功

輩足

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廷

伏允

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決策深入遂踰

積石山

吾渭水之恥矣及征吐谷渾

蹙

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

虬髯

張燕公虬髯傳曰太宗至不衫不履神氣揚揚

貌

與常異到京可與一妹同詣某坊小牀文簿宅靖

眞天子

也李郎入重門家人人

與張氏同往延

入重門可與一妹同詣某坊小牀文簿宅靖

虬髯

日盡是珍寶貨泉之數李郎將余之贈以奉眞

主贊功業

勉之哉靖據其宅爲豪家遂匡大業或曰

衛公兵法半是

衛霍

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

虬髯所傳也

初靖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

西嶽

時有上

孫吳

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

西嶽廟書

靖未遇

高自標許

羅士信

齊州歷城人高祖初官絳州總管封鄆國

公後守洛水城

劉黑闥悉衆攻之城陷不

屈死年二十

八謚曰勇

重用長矛左右鞬年剛舞象賊驚奔于金堡使嬰兒破百戰圖猶內史存節督絳州方拜命城擗黑闥不歸魂北邙求葬仁基側爲報生前未盡恩

長矛

隋郡守張須陁率兵擊賊士信以執衣年十四短而悍請自效須陁少之士信怒被重甲左右

鞬上馬顧盼須隨  
陽攻王世充于金堡以惡言相詢士信怒夜遣使圖  
人載嬰兒啼謨堡下若自東都出奔者旣而陽悟曰  
非也此千金堡耳因散去堡初煬帝嘗遣使圖  
兵開門追掠士信復入屠之內史初煬帝嘗遣使圖  
內史絳州王世充平授黑闥從秦王擊劉黑闥洛水之上  
此士信曰願守乃命之士信已入城賊悉衆攻方守北  
雨雪救軍不得進城陷黑闥欲用之不屈而死方守北  
始士信爲裴仁基所禮及東都平出家財斂葬北  
北邙以報德且曰我死當墓其側至是如所志  
鄧文進南海人隋末起兵保有韶廣二州高祖卽  
位以報德且曰我死當墓其側至是如所志  
上將軍追所部降卽拜韶州刺史卒贈鷹揚衛

江都殺氣掩龍舟南土干戈臥榻憂林楚蕭梁空奮臂

謚忠襄

蠻徭夷獠盡低頭客非狗盜千人聚功自鷹揚五嶺收  
粵地仗君兵革免關心民事聽歌謳

龍舟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丙子江都新作龍舟成送

及弑

東都宇文述勸帝幸江都至戊寅三月宇文化

梁羅川令

時盜賊布滿天下五嶺亦擾文進散財集兵以赴難

皆館穀之賓客

至千餘人擇其勇略競趨其門文進獨折節讀書

史者使扞鄉井俚峒

夷獠聞風悚服

功收

文進降唐拜韶州刺

梁王蕭

地方文進

銑發兵攻樂昌

文進堅守屢立戰功

粵地

保有廣

爲韶二州歸之者如市豪

曾楊世略據循潮馮盎據高

長真據欽廉桂林諸郡

文進皆通書使以生民

爲念定盟同歸於好

百粵之地得免於革者文進之力也見廣州人物傳

傅

奕

相州鄆人高祖時官  
太史丞卒年八十五

佛老源流豈異方山青雲白兩茫茫墓惟自誌光幽壤  
病不呼醫臥醉鄉絕學天文該術數遺經家範授兒郎  
太宗聖教親題序書法津津集二王

佛老

奕嘗注老子

醉鄉

奕病未嘗問醫忽酣臥蹶然悟曰吾死矣乎卽自誌曰傅奕青山白

雲人也以醉死鳴呼絕學

奕雖善數然嘗自言其學不可以傳遺經遺言戒子曰

習也